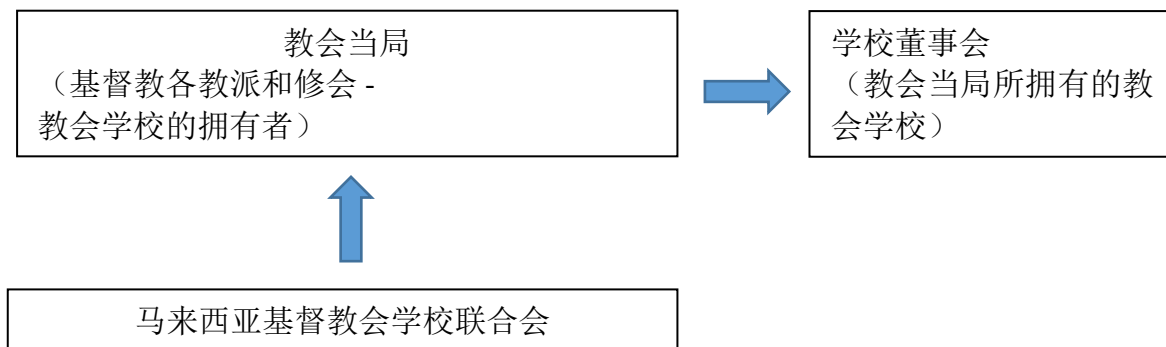


马来西亚教会学校

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

马来西亚教会学校的组织结构



一、历史背景简介

基督教会学校对马来西亚的国家建设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424所教会学校仍在东马和西马为国家服务。一些已如此做了逾100年。

十九世纪的英国殖民扩张，为基督传教士和传教教育工作者来到马来亚、沙巴、砂拉越和新加坡设立教育机构开辟了道路。殖民主义者主要是对帝国主义控制、贸易和经济剥削感兴趣，而不是对当地人或移民的教育感兴趣。建造学校的举措大多是留给传教先驱者和他们所建立的会众去做。传教先驱者自然对传播他们的信仰感兴趣，但他们最关心的是社群的福祉。由于福音具有令人信服的社会关怀层面，因此除了学校，他们还为穷人、孤儿、医院、麻风病人安置区和其他慈善机构开设了家园，他们受感召以服务 and 满足当地社群的需求。

在殖民时期所开办的英文学校，旨在为殖民政权提供公务员。这些教会英文学校欢迎所有族群、性别和背景的孩子，尤其是穷人。它们受到一些华裔和印度裔父母的欢迎，这些父母们认为英语是当时的教育媒介，是获得更好前景和就业途径的途径。然而，在早期，教会学校的马来人儿童入学率相对较低，因为这些学校受到马来人社群的猜疑。

* 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网址：<https://www.fcsm.org>。

注：此华文译文由董总《马来西亚教育评论》执行主编沈天奇翻译自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所撰“Mission Schools in Malaysia”英文原文。

传教士哈菁（Rev. R.S. Hutching）于1816年倡议和创办槟城大英义校（Penang Free School）。虽然槟城大英义校现已不再被视为一所教会学校，但它标志着在我国创办教会学校的开始。随后，在弗朗西斯·托马斯·麦克杜格尔牧师（Rev. Francis Thomas McDougall）的开创性努力下，于1848年在古晋创办了圣多玛学校（St. Thomas School）。槟城的圣芳济学校（St. Xavier School）和莱特街修道院学校（Light Street Convent School）于1852年创办。在此后的120年里设立了更多教会学校。当马来西亚成立时，全国约有400所教会学校。直到1970年代，它们的数量和受欢迎度持续增加。战后的1950年代至1970年代，是教会当局和校友们所深情铭记的教会学校历史之黄金时期。

马来西亚教会学校的发展进程大致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 (1) **独立前阶段：**传教先驱者能够相当自由地设立教会学校，并自行管理这些学校。
- (2) **第二阶段：**始于《拉萨报告书》（1956年），随后是教师联合教学服务计划和《阿兹委员会报告》建议的实施（1971年）。阿兹委员会的一些对教会学校发展有积极结果的建议没有获得跟进落实。在此第二阶段，通过教育部各种通令的执行，对教会学校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使其符合国家教育体系。在这个阶段，开始感受到《1961年教育法令》对教会学校的冲击越来越严重，首先是在西马，最后在沙巴和砂拉越也是如此。到1970年代，教会学校的设立逐渐减少。
- (3) **第三阶段：**从1970年代至今，教会当局经历了一段严峻的考验和失望的时期。各教会当局必须不断努力，以维护各自教会学校所遗留下来的身份、特质、学术水平及在国家建设的角色。

二、教会学校的身份和特质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许多教会学校的宏伟外观，令我们难以想象，大多数教会学校在开始时的班级非常小，设在小茅木屋或所租借店屋的后房里。各教会学校看起来都不一样，因为它们的发展都归功于来自不同教派和教育背景的传教先驱者。多年来，在负担得起的情况下，教会和学校董事会在学校主要建筑物增设了许多附加设施。它们的共同点是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至1976年）；以及欧洲基督教的传统，和对什么构成一所卓越学校的理解。因此，它们在学校文化方面具有许多共同的面貌和特质，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最终都可追溯到它们的基督教世界观、价值体系和传教士创始人的教派遗产。

实际上，基督教教育哲学和支撑教会学校的价值体系，是具有普世性质的。它们符合国家教育哲学和国家原则。一些共同特质是：

- 尊重人的尊严以及非种族观点。
- 关心和同情穷人和弱者。
- 以人为本的全民教育。
- 纪律、毅力、热忱和勤力。
- 对上帝的信仰和依赖。

这些教育目标反映在它们的校训里。教会学校的一些校训例子是：

- “更高的目标”（古晋圣多玛学校）。

- “劳动克服一切”（喇沙学校）。
- “信心与热忱”（吉隆坡圣约翰书院）。
- “我们所做的，我们坚持”（哥打京那巴鲁诸圣学校）。
- “以慈善走向真理”（阿松大学校）。
- “祈祷和工作”（吉隆坡美以美男校）。
- “若不是上主，一切皆徒然”（吉隆坡武吉免登女校）。
- “朴实于德，踏实做事”（耶稣圣婴修道院学校）。
- “信念、热忱、优越”（山打根双修中学）。

这些校训所反映的愿望和价值观，有意或无意地构成了教会学校非正式或“隐藏”的课程。它们在传统、实践和活动中表达了自己，这些都是教会学校与众不同特质的组成部分。这些共同特质包括以下：

- 学校图标、校歌、独特的徽章和校服。
- 运动队和颜色。
- 男童子军、女童子军、男少年军和女少年军、扶轮社、狮子会、基督教团契、天主教会。
- 学校创始人纪念日、教堂服务、为打算参加中三（当时曾有开办此科目）或中五的圣经知识考试科目的学生所开办的宗教知识班。
- 筹款活动——特别小卖部日、马拉松步行、工作周。
- 年度音乐、合唱和戏剧创作。

早年，教会学校由虔诚的天主教兄弟会和天主教姐妹会所领导的情况并不少见，当中许多人离开家乡到异乡设立教育机构。这些忠诚的教育工作者和其他的基督教先驱者，视教学为一种特殊的呼召和终生的使命。他们通常在同一机构服务长达20年至40年。在教会当局所招募的教师当中，有许多人是以前的学生，他们的大部分教学生涯（如果不是全部）也都在同一所教会学校度过。这种持续敬业的领导现象，使教会学校能够建立起强大且持久的传统，对在这些学校学习的学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学生离开学校时，会具有强烈的关怀他人的意识，对生活怀有坚韧和竞争的精神，以及拥有对达到成功所需的毅力和纪律。那些在同一所学校度过了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五年级或大学先修班二年级的大部分成长岁月的学生，都对此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所有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毕业生对母校的怀念和忠诚。

三、1970年代至1990年代教会学校的衰落与生存奋斗

《拉萨报告书》实施所带来的累积影响，教师联合教学服务计划，阿兹委员会的建议，教学媒介从英语改为马来语，教会学校校名前的称谓之改变（国民小学和国民中学），对学生入学的控制，以及最后把伊斯兰化的政策和做法注入到国民学校体系，并扩展到教会学校，都对教会学校产生了可怕的后果。它们逐渐失去了自己的身份、特质、活力以及在社群中所发挥的积极角色。由此产生的一连串困境，不仅使教会学校当局和基督教社群，甚至对整个马来西亚社会，都造成了许多和极大的问题。这都是些什么呢？

- (1) 几乎失去对所有领域的控制，在某些个案情况下，甚至失去控制它们所拥有的学校建筑物和设施的使用。

- (2) 师资、学生人口结构的变化，从多元族群日渐走向单一族群。
- (3) 缺乏资金导致设备陈旧，没有能力维护和提升建筑物和设施。
- (4) 水平的下降——各学科尤其是英语、学校纪律、对学校的自豪感和忠诚度。
- (5) 失去基督教精神或学校传统以及与众不同的特质。
- (6) 基督教青年对教师职业失去兴趣。
- (7) 日渐减少对基督教信仰的教导和实践。
- (8) 失去基督徒社群的支持。
- (9) 失去校友的兴趣和支持。
- (10) 很难找到积极主动的教会人士或校友，以成为教会学校董事会成员。

各种承诺例如委任校长、资深教师的“最大限度咨询原则”、以及“资本拨款”（用于发展开销）和“资助拨款”（用于营运开销）的分配，都没有获得兑现。与政府资助的华文学校不同，教会学校在教育部内没有专门的部门或专门任命的官员，来处理它们的事务。教会当局也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因为它们通常远离任何政治参与。因此，教会学校往往成为不利于其利益的教育政策的沉默受害者，而其根本导因基本上源自政治决策。

四、马来亚基督学校理事会

马来亚基督学校理事会（[Malayan Christian Schools' Council, MCSC](#)）于1952年注册成立，是一个照顾西马教会学校的团体。

独立前，教育部高级公务员与教会学校校长（他们也是各自教会当局的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友情非常密切，当时教会学校面对的问题相对较少。

马来亚基督学校理事会的会议或研讨会的主题，很好地表明了教会当局在此时期所关心的课题。在2000年之前的几年里，大多数的研讨会和会议都主要围绕着教师和家长的利益，诸如“基督教教育工作者”、“基督教与职业道德”、“学校纪律——基督教的视角”。从1990年后期开始，所关注的主要课题是教会学校的未来。与会者包括了教会领袖、教会学校的董事会成员和校长。这些主题是：

- “教会学校的未来”（1994年）。
- “教会学校的未来”（2000年）。
- “教会学校——满足国家的需求”（2008年）。
- “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的未来”（2012年）。
- “教会学校的愿望与国家教育蓝图”，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研讨会（2014年）。

五、对于1990年代及之后的教会学校的未来之关注

马来亚基督学校理事会不得不重新考虑其角色和策略。所关注的课题不仅影响到教会学校，也影响到更广泛的基督教社群。马来亚基督学校理事会（MCSC）/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FCMSM）意识到它们不能独自面对问题。这就需与其他志同道合的我国非政府组织协作，例如马来西亚基督教联合会（Christian Federation of

Malaysia, CFM)、马来西亚基督教教师团契 (Teachers Christian Fellowship Malaysia, TCF)、马来西亚天主教教师协会 (Catholics Teachers Association, Malaysia, CTAM) 和圣经联盟 (Scripture Union, SU), 以提高成效。这使到各方共同努力举办会议、培训研讨会和活动, 例如圣经问答比赛、教师节庆祝活动以及就共同感兴趣领域的出版物进行磋商。

2000年10月25日至28日在云顶高原Awana举行的主题为“教会学校的未来”研讨会就是其一例子。这是由马来西亚基督教联合会和马来亚基督学校理事会所联合举办的。本次研讨会也许是第一次聚集了东马和西马的教会领袖以及主要的基督教教育工作者和教会学校当局。与会者讨论了在我国教育方向的大背景下, 教会学校的角色和未来, 特别是教会学校所扮演的角色。在全体会议上, Goh Keat Seng先生的“基督教教育经验: 起源、发展和前景”论文以及丹斯里Ramon Navaratnam、Phua Seng Tiong先生和Vincent Corkery修士的“新千年的基督徒: 重新评估我们的角色、影响和冲击”论文, 很有启发性, 也发人深思。此研讨会最后通过了8项决议:

- (1) “我们认识到, 在与我们的教会学校相关课题上, 采取统一行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2) 我们认为有需要委任特设委员会, 以确保在区域层面照顾学校的利益。
- (3) 我们建议立即任命一个共同的工作组, 来监督各级私立基督教机构的设立, 并为基督徒教师提供培训, 以及为那些有特殊需求者发展特殊教育。必须优先考虑学前教育、小学和职业教育的领域。
- (4) 我们感到有需要为教会学校提供财政支持的紧迫性, 因此建议马来亚基督学校理事会和马来西亚基督教联合会, 探讨产生这种财政支持的可能性。
- (5) 为了避免进一步削弱教会对教会学校的拥有权和参与权, 我们决定采取措施以确保:
 - 所有的学校行政人员和教师都理解并支持教会学校所代表的理想。
 - 中学和小学董事会董事积极参与学校的事务和发展。教会当局及其代表定期访问学校。
 - 任命牧师和辅导员协助灌输和培养基督教价值观和学校精神。
 - 基督徒家长积极参与家长和教师协会。
- (6) 教会学校当前所面对的许多问题的核心, 就是缺乏合适的合格和敬业的基督徒教师。因此, 我们敦促所有教会鼓励父母和年轻人, 将教学作为一种志业和使命。
- (7) 由于认识到维护教会学校的基督教性质, 有赖于委任敬业的基督徒校长和教师, 因此我们重申, 至关重要, 在委任教会学校校长时, 政府积极履行“最大限度咨询原则”。
- (8) 我们赞同学校学生人口应反映当地社区种族结构的原则。对此, 我们建议在与政府的持续对话中, 要求让教会当局在教会学校收生入学方面, 有一定的酌处权。”

研讨会为所有与会者, 尤其是那些已经在积极应对教会学校所面对诸多问题的参与者, 提供了“我们的教会学校的新愿景和新希望”。

这8项决议获得所有与会者一致通过, 并会在未来20年内, 直到马来西亚基督教学校联合会 (FCMSM) 成立之前, 在许多方面指引了马来亚基督学校理事会、沙巴

和砂拉越的教会学校理事会的活动和心声。本次研讨会也标志着东马和西马的教会学校如何一起工作，处理它们所面对的共同问题的重要转折点。

此研讨会的一个主要后续行动，就是由大主教拿督彼得锺出任主席和领导的砂拉越教会协会，与丹斯里拿督阿玛陈康南领导的州内阁特别委员会之间的对话，并提呈和详细讨论了一份题为“政府资助基督教会学校面对的问题”的论文。这是一份经过良好研究的论文，涵盖了当时砂拉越和马来西亚的教会学校所面对的所有关键课题。在与州内阁特别委员会对话中所提出的课题和申诉，也是马来西亚基督教联合会和马来西亚基督学校理事会举办的2020年研讨会所讨论的事宜。

六、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

1990年代之前，马来西亚基督学校理事会通常保持非常低调。它仅限于代表西马的教会学校。全国的各教会学校当局，非常需要同口径的发言。2009年，在丹斯里柏纳东博的鼓励和支持下，马来西亚基督学校理事会在吉隆坡圣约翰书院举办一项会议，聚集了来自沙巴、砂拉越和西马的教会领袖和教会学校领导人。会后的一项主要成果，就是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理事会联合会（Federation of Councils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Malaysia, FCCMSM）的成立，它随后向社团注册局注册为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Federation of Christian Mission Schools Malaysia, FCMSM）。

教会学校第一次有了一个可以代表全国所有教会学校发言的正式团体。现在，教育官员更愿意就影响教会学校的事务，与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接触。在某一个时段，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主席拿督叶娟呈，成为了教育部副部长。当她在教育部任职期间，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能够与教育部高级官员举行多次会议，讨论教会学校所面对的问题。

在过去的20年期间，马来西亚基督学校理事会/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采取的其中步骤包括出版了关于处理所关注课题的多个刊物：

- (1) 《学校董事会章程》和《基督教会中小学董事会手册》——强化学校董事会。
- (2) 《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的精神、特质和传统》——维护基督教价值观和遗产，以回应教育部教育政策研究和策划司某位官员关于“教会学校有什么不同”的询问。
- (3) 《以教学为使命和志业》和《受召唤去教导》，鼓励更多青年当教师。
- (4) 《启动学校基督徒团契蓝图》（与圣经联盟合作）。
- (5) 《学习指南》等辅助材料，帮助马来西亚教育证书（SPM）圣经知识科的教师和学生。

多年来，已把许多备忘录送交教育总监或教育部长，以期解决教会学校所面对的迫切课题，且举行了许多后续会议。

其中的一份由沙巴、砂拉越和西马所有教会当局签署，并于2016年9月提交给教育部长的备忘录——《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的教会当局与马来西亚教育部之间关于教育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意义重大。在此会议上提出的其中课题，就是为什么教育部《2013-2025年教育蓝图》最终草案中完全没有提到教会学校，并向部长指出，教会

学校应受到承认，且列为一个独特的类别。部长听此后立即指示教育总监纠正这一疏漏。在此会议上还提出了允许教会学校收回其学校土地和建筑物的事宜。部长的劝告是，若教会当局有如此用意，它们必须给教育部足够的 5 至 7 年时间，让教育部重新安置学生和撤销学校注册。

另一个重要的会议就是与教育部[教育政策规划和研究组官员](#)会谈，其结果是2013年第1号专业通函肯定了“最大程度[咨询](#)”的原则，以及教会学校保持其特质的权利。除了2013年第1号专业通函，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与教育部之间的多个会议，也产生了涉及教会学校所关注事宜的其他4份专业通函。

- (1) 2010年第1号专业通函，关于马来西亚教育证书（SPM）考生可应考科目数量的最高限制。
- (2) 2011年第2号专业通函，关于在政府学校和政府资助学校设立非伊斯兰宗教协会。
- (3) 2011年第4号专业通函，关于在政府学校和政府资助学校放学后教导圣经知识。随后在一封信中正式允许在区域和全国层面，举行年度SPM圣经知识问答比赛。
- (4) 2011年第1号专业通函，关于被列为“控制学校”的教会学校，其董事会可酌情处理所获分配的10%收生入学名额。

即使有这些通函，教会学校仍面对诸多问题，这是因为县级和州级的官员，甚至不合作的学校校长，都自行诠释这些通函以迎合他们自己的偏见。还制造了新的障碍，使到这些通函的用意和精神受挫。这就好像一只手所给予的，被另一只手拿走了。由于教育部官员退休或晋升而不会长期留在同一职位，这使到解决问题的过程进一步复杂化。因此，一以贯之的执行，是一个持续的挑战。

照顾教会学校事务的工作，已超出志愿者的能力范围。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秘书处于2017年成立，以协调教会学校的活动。在过去12年中，政府每年拨款汇入学校董事会的银行户头，用于[维修](#)和提升教会学校。[这需要进行大量的理解、协调和监督](#)。该秘书处的成立来得及时。以总秘书为首的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秘书处，使到许多教会学校事务得以快速和有效地处理，尤其是需要沙巴、砂拉越和西马的教会当局协商和协调的事务。

这些拨款确实是教会当局非常需要和赞赏的，尤其是在乡区的那些年久失修的教会学校。事实上，把这些拨款汇入学校董事会的银行户头，使董事会能够更多地参与学校活动。现在，对学校董事会在教会学校中的角色，已有了新的醒觉和重视。

七、当前教会学校的未来前景和愿望

纵观教会学校当前所面对的现实和问题，以及在未来很可能会继续如此下去，那么教会当局应当如何应对？自1990年代以来，教会学校的未来一直是许多内心探索和辩论的主题。教会学校是否已失去其用处？它们是否应鞠躬谢幕和退出教育体系？教会当局是否应只专注于年轻人的宗教教育，而将“世俗”教育留给政府？毕竟，与过去不同的是，政府完全有能力为所有人提供教育。展望未来，教会学校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别，且名义上被标记为“政府资助学校”，还能坚持多久？

政府希望为国内公立学校建立一个综合性教育系统这一事实，已不再是疑问了。现任政府是单一族群和穆斯林为主的政府。伊斯兰化计划将继续注入到正式和非正式的课程。教会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的结构也变得越来越单一族群。这种趋势将很难逆转，教会当局最终将没有合理的理由，去坚持变得越来越伊斯兰化的教会学校。在此情况下，基督教继续存在于教会学校将不再说得通或可行。

在教育部看来，与过去相比，今时的教会学校可能不再是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在全国10,223所政府和政府资助的小学和中学里，只有424所是教会学校，总入学人数为197,000人，仅占总入学人数4,772,995人的4.1%左右。与二战前不久的情况相比，当时教会学校约占英文学校的75%，以及占总入学人数的78%。此外，并非所有教会学校都位于永久业权地契的土地上。许多教会学校所在的租赁土地最终将到期，甚至可能会在《土地征用法令》下被当局征用。

教会当局坚持它们的教会学校，是否有任何有意义的目的，尤其是当它们对国家教育和国家建设的贡献大致上没获得重视。与其和教会当局合作以提高国家教育水平，教育部反而似乎处处阻碍教会学校的健康发展。

八、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十年策略蓝图

教会当局并没有放弃，而是在为未来做规划。在廖炳坚总主教的鼓励下，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为主要领导人举办了一个特别的规划营，以制定未来的十年策略蓝图（2019-2028年）。此规划营提出了若干举措，并成立了4个指导委员会以开展后续行动：

- (1) 鼓励教会学校学生和年轻人阅读圣经。
- (2) 鼓励更多的基督教徒青年将教学当作一种呼召和志业。
- (3) 设立教学培训设施，为公立、私立学校培训师资。
- (4) 强化教会学校的中学董事会/小学董事会。
- (5) 由教会当局自行或与他方合作，以开办私立教会学校或国际学校或职业中心。

这些每一项举措将面对各自的挑战。许多教会学校位于市中心的黄金地段。它们具有巨大的潜能，应更好地利用其来满足当前的需求。教会当局正在寻求其他途径以继续参与教育，例如把教会学校转为特殊需求学校，给那些无法跟上学术课程，且会从当前政府学校体系中辍学的人士。目前正受考虑的是职业学校，甚至体育训练中心。

由教会当局本身，或者与其他私人实体合伙，以开办私立学校的举措，已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卫理公会和天主教教育当局开办私立学校的历史相当长，最初是为那些当时在公立学校无法自动晋升而辍学的学生。这些学校被改造成为私立学校或国际学校，为更广泛的学生提供教育。这类学校有现代化设施，师资优良，管理完善。这对于那些不满公立学校情况的家长来说，是另一种选择。然而，开办私立学校或国际学校是一项极其昂贵的事业。即使能取得国际学校执照，设立此类学校所需的投资，也令人望而却步。与私人实体建立伙伴关系也不是答案，因为私人企业是由商业而非慈善考量所驱动的。只有富裕者才能负担得起私立学校或国际学校的收费，这些收费

把B40低收入家庭和受边缘化家庭的儿童排除在外。这与教会学校的传统目标不一致，即是为了所有人，尤其是穷人。这些困境没有简单的答案。

九、继续前进的愿望和意志

教会当局已决定不顾一切地继续前进。基督教信仰与教育之间的联系密不可分。教会当局相信，基督教世界观及其伴随的诚实、纪律、勤力、同情弱者和尊重所有人的价值体系，是良好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教会学校的精神和特质获得允许蓬勃发展，那么包括学术水平在内的教育水平将走向卓越发展，国家将像过去一样，从基督教会学校所作贡献中受益。此外，教会当局必须成为传教先驱者和无数献身于建设学校的敬业教育工作者，所留下的遗产的好管家。因此，即使面对看似无法克服的困难，教会当局也决心怀着信心和希望继续前进。它们相信，未来虽然不确定，但最终掌握在上帝手中。

十、结语

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自成立以来，已建立起了很大的动力，那些拥有教会学校的25个教会当局都深感具有了强烈的共同目标。鉴于不断变化的教育景观和不确定的政治形势，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的协调和监护人角色变得更加重要。教会当局必须警惕教育的变化和机会。对于教育当局所采取的不利于教会学校福祉的行动，必须给予迅速和协调一致的回应。一位校长或一位县级官员如何诠释或使用教育部通函，最终可能会传开出去，并影响我国其他的教会学校。这主要的情绪是，教会当局将相信上帝，并继续与政府合作，为国家谋福利，成为子孙后代的“盐与光”。



马来西亚基督教会学校联合会

附录

马来西亚教会当局

教会当局 (沙巴)	教会当局 (砂拉越)	教会当局 (马来西亚半岛)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Anglican Mission of Sabah• Basel Christian Church of Malaysia• Catholic Mission (Archdiocesan Education Commission of Kota Kinabalu)• Catholic Mission (Keningau Diocesan Education Commission)• Catholic Mission (Sandakan Diocesan Education Commission)• Protestant Church in Sabah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Anglican Mission (Diocese of Kuching)• Catholic Mission (Archdiocese of Kuching)• Catholic Mission (Sibu Diocesan Education Commission)• Catholic Mission (Diocese of Miri)• Methodist Church Sarawak Chinese Annual Conference• Methodist Church Sarawak Iban Annual Conference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Anglican Diocesan Education Board of West Malaysia• Malaysian Catholic Education Council<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a Salle Brothers○ Infant Jesus Sisters○ Canossian Daughters of Charity○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of Mary○ Marist Brothers○ Brothers of St Gabriel○ Archdiocese of Kuala Lumpur○ Diocese of Malacca-Johor○ Diocese of Penang• Christian Brethren Education Board• Methodist Church in Malaysia Council of Education• Presbyterian Education Board

注：

25个教会当局：沙巴6个、砂拉越6个、马来西亚半岛13个。

424所教会学校（国小+国中369所、淡小3所、华小38所、国民型中学14所）。

参考文献

（省略。请参考英文原文。）